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禮通考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　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裕德

謄録監生臣陶必榕

讀禮通考卷三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一

乾學案君子之於禮終身焉而已古者婦人姙身則有胎教之禮將生子及月辰則有舉子之禮子生三月則有命名之禮所以正人道之始也疾病外內皆埽疾者養者皆齋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

所以正人道之終也若夫知學以來息養瞬存造次顛沛罔敢或怠更可知矣故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君子其敢一日忘此哉予述喪儀節以疾病正終冠其首凡以為君子所兢兢者亦不敢忽也儀禮十七篇喪居其四一曰喪服二曰士喪禮三曰既夕禮四曰士虞禮喪服一篇予已取為喪期餘三篇則皆儀節

也蓋其說為特詳昔朱子嘗以儀禮為經禮記為傳編為通解之書諸禮次第告成獨喪祭未竟勉齋黄氏續成之信齋楊氏又附圖焉予取兩家之章次益以後世之制薈萃成篇其說大約相同唯古禮設重温公始易以魂帛襲斂之衣古多今少祔祭之禮温公請祖主於廟並設影堂殯塗之禮朱子除之卜宅告后土之禮古闕今備斯雖少異要皆無

戾於古夫聖人之制喪禮也盖欲為人子者順天道以事其親焉爾記曰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知形體之必有所終也則為之絞衾衿冒棺椁牆翣宅兆以安之壤樹以固之所以謹其襲藏者無弗至也知魂氣之必有所託也故既葬迎精而返虞祔練祥吉祭而配於廟人道終而鬼道起矣三篇之制條目千端舉其大要不出乎

此自是以外世俗所為皆禮所不設也當世士大夫未嘗不用家禮而往往參以流俗間嘗論之古者喪禮不舉樂誠謂哀樂不同時亦欲致其嚴靜也今則盛奏軍樂震盪魂魄其失一矣古者喪次哭泣擗踴之外無他焉今多用浮屠老子之法謬稱資福於冥路實取喧雜為飾觀其失二矣古者三月而葬葬而卒哭今以七七百日為斷亦始於僧家其

失三矣古者葬不擇日一以禮制為期今惑於陰陽拘忌每失之緩甚至未葬而除服其失四矣古之弔者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無以冥鏹楮錢為弔者不知何自始其失五矣若夫推干支以避煞神焚魂衣以代臯復祭巫牒以招遊魂未練釋衰而謝慰殯旁張樂以醳賓皆失禮之尤者聊舉大端用砭愚俗自非達於幽明之故通乎古今之變

者烏足以語此哉

疾病

既夕記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注將有疾乃寢于適室疏凡記者皆是經不具記之使充經文也適寢與適室一也若不疾則在燕寢東首者鄉生氣之所墉謂之牆必在北墉下取十一月一陽生於北生氣之始故也

敖繼公曰適寢正寢也此云適寢明經所謂適室者爲適寢之室爾

有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養者皆齊注憂也疏男女養疾皆齊戒正情性也

敖繼公曰養者齊欲專心於所養者也

徹琴瑟注去樂　疏君子無大故琴瑟不離其側今以父母有疾憂不在於樂故去之

疾病外内皆埽注為有賓客來問也疾甚曰病

徹褻衣加新衣注故衣垢汙為來人穢惡之　疏徹褻衣據死者而言則生者亦去故衣服新衣矣褻衣謂故玄端新衣謂更加新朝服

敖繼公曰必易之者為不可使之服故衣以死也衣云褻見其非上衣然則新者亦非上衣矣上衣者朝服玄端之類

御者四人皆坐持體注為不能自轉側御者今時侍從之人　疏四體各一人士雖無臣亦有侍御僕從之人終於其手也

敎繼公曰持體正其手足也

男女改服注為賓客來問病亦朝服庶人深衣屬纊以俟絶氣注為其氣微難節也纊新絮疏纊今之新綿易動摇置口鼻之上以為候

喪大記疾病外内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注凡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疏宮縣四面軒縣去其一面判縣又去其一面特縣又去其一面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寢東首於北牖下注為君來視之時也病者恒居北牖下或為北墉下

李格非曰東首所以歸魂於陽北牖下所以反魄於陰使之各歸於真宅而已

廢牀徹褻衣加新衣體一人注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徹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男女改服屬纊以俟絕氣

曲禮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注憂不為容也言不惰注憂不在私好惰不正之言琴瑟不御注憂不在樂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注憂不在味笑不至矧怒不至詈注憂在心難變也齒本曰矧大笑則見疾止復故注自若常也疏食肉不至變味猶許食肉但不許多爾變味者少食則味不變多食則口味變也

陳澔曰此乃養父母疾之禮不櫛不為飾也不翔不為容也不惰不及他事也琴瑟不御以無樂意也猶

可食肉但不至厭飫而口味變爾猶可飲酒但不至醺酗而顔色變爾齒本曰矧笑而見矧是大笑也怒罵曰詈怒而至詈是甚怒也皆為忘憂故戒之

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注嘗度其所堪

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注慎物齊也　疏凡病疾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其藥不慎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是慎物調齊也

程子曰病卧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

喪服小記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注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

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己之喪服注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亦皆三日成也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

陳澔曰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已往養之而身有喪服則釋去其服惡其凶也若此疾者遂死既無主後已既養之當遂主其喪蓋養者與死者有親也然亦不著己之喪服非養者入主人之喪謂疾時不曾釋服未致其養今死乃來主其喪則亦不易去己之喪服

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士疾一問之

雜記卿大夫疾君問之無筭士壹問之疏喪大記君於大夫疾三問之此云無筭謂有師保恩舊之親三問謂君自行無筭謂遣使也

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注孔曰誄禱篇名疏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

道路乎注包曰疾甚曰病鄭玄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也　疏少差曰閒馬融曰就使吾不得君臣禮葬有二三子在吾寧覂棄於道路乎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注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加其朝服拖紳紳大帶不敢不衣朝服見君　疏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以病臥不能衣朝服大帶又不敢不衣朝服見君故但加朝服於身又加大帶於上是禮也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

事則有司存 注馬融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也 疏檀弓鄭注敬子武伯之子名捷

漢書蕭何傳何病上親自臨視何疾

張禹傳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

後漢書鄧禹傳禹寢疾帝數自臨問

吴漢傳漢病篤車駕親臨問

趙憙傳憙疾病帝親幸視

樊宏傳宏病困車駕臨視留宿

陰興傳興疾病帝親臨問

桓榮傳榮每疾病帝輒遣使者存問太官太醫相望於道病篤上疏謝恩讓還爵土帝親臨其家焉及卒擁經而前撫榮垂涕賜以牀茵帷帳刀劒衣被良久乃去自是諸侯卿大夫問疾者不敢復乘車到門皆拜牀下

乾學案尊師重道至於此極千載下讀之猶為䰟動況當日乎故東漢氣節獨盛然則尊師重道之報不亦多乎

唐書高士廉傳士廉有疾帝即所舍問之疾甚帝幸其第為流涕

魏徵傳徵疾甚帝令中郎將宿其第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左右語終日乃還

段志玄傳志玄疾帝臨視及卒帝哭之慟

薛收傳收寢疾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命輿疾至府親舉袂撫之論敘生平感激涕泗及卒王即太宗哭之慟因遣使弔祭贈帛三百段

杜淹傳淹疾帝為臨問

杜如晦傳如晦以疾辭職醫候之使道相屬及病甚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哽塞及薨帝哭為慟

房玄齡傳玄齡疾甚帝命鑿苑垣以便候問親握手與訣詔皇太子就省

李綱傳綱疾帝遣房玄齡至家存問

封德彞傳德彞遘疾卧尚書省帝親臨視命尚輦送還第

馬周傳周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宫求勝地爲構第每

詔尚食具膳上使醫者視護躬爲調藥太子問疾

岑文本傳文本至幽州抱病帝臨視流涕卒之夕帝聞

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

高季輔傳季輔疾歸第有詔以其兄虢州刺史季通爲

宗正少卿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

柴紹傳紹病太宗親問之

開元禮皇帝遣使勞問諸王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

隨職共辦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在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庭中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之南三丈所設主人位北向其府國寮屬並部列於庭中之左右國官在東府寮在西俱以北為上使者至受勞問者第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服公服贊禮者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使二人奉制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出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

立於門内之右西向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制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就庭中位北向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再拜訖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隨出各即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退就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問不堪受制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問外祖父

疾苦　問皇后父疾苦　問大臣疾苦皆與勞問諸王禮同　問都督刺史疾苦與大臣疾苦禮同其異者諸引導之官所以勞問州府有司充之其使於京師者則謁者引導

問藩王疾苦與都督刺史同　凡有勞問無正偏者皆臨時約准上禮而為儀注　問外祖母疾苦皇帝遣勞問外祖母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内給事一人為使者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内寢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

者位之南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服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面給使二人奉制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訖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内之右西面内典引引使者入就内寢庭位持案者立於使者之右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受

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授受勞問者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出女侍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就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引使者退即便次贊禮者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制則攝迎者於外堂之庭拜受制書如上禮其異者受制詣閤授女侍者受奉入授受勞問者

中宮問外祖父疾苦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遣使勞問

外祖父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以内給事一人為使者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又於使者之位南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受勞問者第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内典引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給使二人奉令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出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於門内之右西向内典引引使者入就

庭中位立持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令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太皇太后若皇太后皇后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令書案退復位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出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從出各即外門位受勞問者再拜訖內典引引使者以下退舍使次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令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問諸王疾苦與問外祖父疾

苦禮同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勞問外祖母疾苦本
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內給事一人為使者所司
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又於內
寢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南三丈所設受
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
使者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給
使二人奉令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
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贊禮者引攝迎者先

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典引引使者入就內寢庭位立持案者立於使者之右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令書持案者退位使者稱太皇太后若皇太后皇后有令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授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即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引使者即便次贊禮者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令則攝迎者

於外堂之庭拜受令書如上儀其異者受令書詣閤傳付女侍者受之奉入授受勞問者　問諸妃主疾苦問宗戚婦女疾苦有二條同勞問諸外祖母疾苦　凡內侍之屬充使則內常侍以下準所慰勞者之尊卑準約

東宮問諸王疾苦皇太子遣使勞問諸王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又於庭中設使者位東向又於使

者位之東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受勞問者第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禮者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給使二人奉令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出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於門内之右西面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令書持案者退使者稱有令受勞

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復位又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隨出各即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退舍便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愈不堪受令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問外祖母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闈官一人為使者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南向又於內寢庭西階前設使者位東向又於使者位東三丈所

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引入次使者公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東西面給使二人奉令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内之右西面内典引引使者入就内寢庭位東面立給使奉令書案隨入立於使者之南差退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内寢庭位立於使者之右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令書持案者退使

者稱有令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令書
退授受勞問者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
出女侍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就
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引使者退即便次贊禮者
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愈不堪受令書則攝迎
者於外堂之庭拜受令書如上儀其異者受令書詣閤
傳付女侍者女侍者受之奉入授受勞問者　問妃主
疾苦　問妃母疾苦右兩件同勞問外祖母疾苦　問

師傳保疾苦　問宗戚疾苦　問上臺貴臣右三件同
勞問諸王疾苦　皇太子於諸王妃主以下疾苦其在
家人親屬之禮率爾遣近侍勞問則主人受勞問者待
之亦從家人親屬之式不拜迎送及不為授受之禮
唐書禮志凡問疾天子遣使者持節至其所位於庭使
者南面持節在其東南主人北面再拜以受制書主人
迎使者於門外使者東面主人西面再拜而入其問婦
人之疾則受勞問者北面

宋史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有疾皆乘輿臨問如小疾在家或幸其第有至三四者其宮邸在禁中多不時而往唯宰相使相駙馬都尉疾亟幸其第或賜勞加禮馬建隆元年七月宰相范質有疾太祖親幸其第賜黃金銀絹有差開寶二年趙普有疾帝再往視賜銀器絹甚厚太平中鎮寧節度楊信久病瘖忽能言帝異之遽幸其第加賜賚祥符三年鎮安節度使駙馬都尉石保吉疾亟帝將臨視其日大忌宰相言於禮非便遂遣內

侍讀保吉明日臨省焉六月幸侍講學士邢昺第視疾賜白金千兩衣著千匹名藥一奩熙寧七年詔頒新式凡臨幸問疾者賜銀絹宰臣及樞密使帶使相者二千五百兩匹樞密使使相二千兩匹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一千五百兩匹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宣徽使七百五十兩匹殿前都指揮使一千五百兩匹駙馬都尉任使相以下者二千五百兩匹任節度觀察留後以下者一千五百兩匹並

入内内侍省取賜

太常因革禮通禮皇帝問大臣等疾苦其禮遣使者持制書至疾者之門贊禮者引受疾者未問不堪受制則子弟代受　太常新禮凡大臣有疾有乘輿幸其第以問者　通禮皇帝遣使勞問諸王宗戚疾苦使者至受勞問者第使二人奉制書案立於使者之南使者稱有制受勞問者再拜受制書　太常新禮國朝之制諸王公主宗室將軍以上每疾皆乘輿臨問小疾在假或乘

輿幸其第其宫邸在禁中皆不時以往　國朝會典天聖二年五月幸崇真資聖禪院視申國大長公主服慈正覺大師疾是日大長公主薨上後幸其院澆奠五年五月皇太后幸楚王元佐宫問疾是日薨上幸其宫臨奠

政和禮皇帝遣使問諸王以下疾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於大門外設使者位於受勞問者之左此有下闕文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

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史二人以案奉詔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望闕位立史捧詔書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笏加詔書於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詔受勞問者再拜使者宣詔書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搢笏使者以詔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詔書於笏上各俛伏興復位

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皇帝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為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望闕設受勞問者位使者位於其前少北南向使者至內侍引入次使者公服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望闕位立內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詔書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詔書執

芴加詔書於芴上給使捧案退使者稱有詔内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宣訖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受詔書退授受勞問者訖内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内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詔書如上儀以所受詔書詣寢閤授之中宫遣使問諸王以下疾以内給事一人為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於庭中設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位南向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

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東西向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於笏上給使捧案退使者稱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搢笏使者以令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令書於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

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中宮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內給事一人為使者前期

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少

北設使者位南向受勞問者位北向使者至內侍引入

次使者公服訖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庭中位內

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前行使者從之

至庭中位內侍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於笏

上給使以案退使者稱有令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

讀訖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授令書退授受勞問者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令書如上儀以所受令書詣寢閤授之

東宮遣使問諸王以下疾前期所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庭中設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位東向使者至贊者引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者引使者立於門西東向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

向史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受勞問者入就庭中位立史捧令書案前行使者從之入就庭中位贊者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於笏上史以案退使者稱有令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受勞問者又再拜贊者引使者及受勞問者少前相向各俛伏跪搢笏使者以令書授受勞問者訖各執笏受勞問者加令書於笏上各俛伏興復位贊者曰拜受勞問者再拜贊者引使者歸次受

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子弟代受如上儀　東宮遣使問帝姬以下疾以内給事一人為使者前期有司於受勞問者之第大門外設使者次又於寢庭西階下設使者位東向受勞問者位西向使者至内侍引入次使者公服訖女侍引受勞問者朝服出詣庭中位立内侍引使者出次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前行使者從之至庭中位内侍贊使者搢笏取令書執笏加令書於笏上給使以案退使者稱有令内侍曰

拜受勞問者再拜讀訖受勞問者又再拜女侍進詣使者前受令書退授受勞問者訖內侍曰拜受勞問者再拜內侍引使者歸次受勞問者乃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能親受則以女侍迎攝受令書如上儀以所受令書詣寢閤授之其皇太子於諸王帝姬疾從家人親屬之禮遣近侍勞問則受勞問者待之亦從家人之禮無拜迎拜送與授受之禮

明集禮皇帝遣使問王公大臣疾病儀是日奉命至疾者家攝受問者或尊長或子弟出接於大門外之右引禮引使

者入至正廳東南面立引攝受問者入就廳下拜位北向使者前稱有制贊禮唱鞠躬拜興拜興平身攝受者鞠躬拜興拜興平身贊禮唱跪攝受問者跪使者宣制曰皇帝聞某官某疾遣臣某勞問宣制畢贊禮唱俛伏興拜興拜興平身攝受問者入告於病者出復命引禮引使者出攝受問者送出於大門之外使者還奏如問公主疾病則遣内侍監官禮同駙馬或子孫攝受問

讀禮通考卷三十八

讀禮通考卷三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喪儀節二

正終

喪大記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注君子重終為其相褻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于寢注言死者必皆於正處也　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餘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

亦卒正者也適寢猶今聽事處也其制異諸侯大夫死適寢其妻亦死適寢也大夫妻曰命婦而云世婦世婦是諸侯之次婦今明諸侯世婦尊與命婦敵故互言見義今命婦死於正寢則世婦死女君次寢之上也内子卿妻也未命則初死在下室至小斂後還尸乃復還其正寢士妻皆死于寢者亦各死其正室也夫妻俱然故云皆也

方慤曰路寢謂之路猶路車之路以大言之也適寢謂之適猶適子謂之適以正言之也

既夕記男子不絶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絶於男子之手注備褻疏疾時使御者持體并死于其手若婦人則内御者持體還死於其手　乃行禱于五祀注盡孝子之情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疏死期已至必不可求生但盡孝子之情故乃行禱五

祀望佑助病者使之不死也

敖繼公曰士之得祭五祀於此可見

乃卒注卒終也主人啼兄弟哭注哀有甚有否於是始去冠而笄纚服深衣

敖英東谷贅言或問君親有疾禱於鬼神以求福有是理乎予曰古人有行之者矣昔武王弗豫周公禱於三王以求身代庚黔婁因父疾篤禱於北辰以求身代是皆臣子迫切之至情夫豈索之茫昧者哉且病者卧榻奏藥罔功具心皇皇惟冀鬼神陰佑之一聞有禱躍然快心或若起之而疾或蘇矣況感應之理又有不可誣者是則禱云禱云庸非佐助醫藥之一術乎毋執曰死生有命不可禱也若自身有疾執之焉可也

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絶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注齊絜

僖公三十有三年十有二月乙巳公薨于小寢注小寢内寢也

左傳薨于小寢即安也注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寢　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注非路寢也

文公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

臺下非正也

襄公三十有一年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宫注公適楚好其宫歸而作之故名楚宫 穀梁傳楚宫非正也注楚宫别宫名非路寢

定公十有五年夏五月壬申公薨于高寢注高寢宫名不於路寢失其所 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吕坤四禮疑正寢下室夫人世婦所以辨貴賤也士庶人無多室正喪終於正寢無正寢從宜 諸侯大夫家有正寢小寢下室葢家富而室多故所在足成喪喪受弔士庶之家或兄弟子孫同宅甚者夫婦所居室僅容膝殯死者則生者且無所之又居近内宅院無中霤男女不宜混雜弔客何以成禮故凡夫婦

正喪不分尊長卑幼皆以正寢惟妾與殤不可以褻南面者則殯於東西之室如無旁室則殯於正寢之邊楹不受祭奠可也殯凶所不宜每室皆有貧賤之家總於一室似於人情為便耳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四月公還自楚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冶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祗見疏也公與公冶冕服注以御服玄冕賞之固辭強之而後受五月公至自楚公冶致其邑於季氏而終不入焉及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

也注言公畏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且無使季氏葬我

定公元年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魏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甯范獻子去其柏椁以其未復命而田也注范獻子代魏子為政去其柏椁示貶之

檀弓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揺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户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

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疾七日而沒注泰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哲人亦衆人所仰放也萎病也又以三王之禮占已夢疇發聲也夢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言奠者以為凶象兩楹之間南面嚮明人君聽治正坐之處宗尊也今無明王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七日而沒明聖人知命也

黄幹曰孰能宗予但言無人宗己之道註言尊為人君既失之曳杖消揺鄭註又以為欲人怪己孔疏亦以為寛縦自放皆非所以言聖人曳杖消揺蓋既病之餘閒適之際德容如是也

陳祥道曰聖人所以悟於将死之夢至於負手之忘形曳杖之忘物消揺自得之場以與天為徒也然安得愁然忘物而吉凶不與之同乎此所以有哲人之嗟以與人為徒也

方慤曰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示不忍賔之爾故曰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若将賔之矣故曰則與賔主夹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若賔之矣故曰則猶賔之也凡此以其世漸文而殯死之所以愈遠而已然孔子夢坐奠於兩楹之間乃知其将死者以殷人則宜享殷禮故也

論語曾子有疾名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注啓開也曾子以為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毁傷故使弟子開衾而視之也　疏此言詩者喻己常戒慎恐有所毁傷

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

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注子春曾參弟子元申參之子簀牀笫也說者以睆為刮節目舉扶而易之病雖困猶勤於禮　疏此一節論曾子臨死守禮不變之事爾雅釋器簀謂之笫

河南程子曰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人不能若此者只為不見實禮實禮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凡實禮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此

陳祥道曰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時曾子重其祿而輕其身親沒之後齊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方是之時曾子重其身而輕其祿夫重三秉之粟輕令尹卿相之祿則是未嘗為大夫矣未嘗為大夫而死於大夫之簀宜曾子之所不為童子以其非禮而發問焉事師以義故也曾元知其非禮而不忍易之事父以恩故也是雖恩義之所施有所不同要之小恩不如大義之愈也孟子曰曾子可謂養志者也曾元可謂養口體者也不易簀其養體之事歟曾子之死其言正顏色動容貌出辭氣而其行至於易簀子路之死不忘結纓成子高之死不忘擇葬是皆全一世之德正一世之事而天下後世之言君子者必稽之矣彼秦穆之死其亂命及於三良魏武子之死其亂命欲及於其妾魯僖公薨於小寢文公薨于臺下其視君子之所處不亦遠乎

陸佃曰姑息者且止之辭蓋未有不壞於且止者也聖人以義制禮其詳見於牀笫之間君子以仁行禮其勤見於垂死之際

胡銓曰士不聞道竊知其無以死也得正而斃雖死無餘事矣故曰斯已矣

游酢曰曽子之於始終雖一簣之不正不以疾亟而不易此聖門學道治心養氣之功也以其治心養氣之功既至則臨死生之際而不亂自孔孟而下此學之失而近之者釋氏有焉故自唐以來聰明睿智之士無有不溺於學佛者蓋上失其道皇極不建儒者專以誦讀言語為事至於治心養性之學茫然而不得其原其勢出於不得已君子苟欲正之必先立皇極之道則道出於上人知向方矣苟其不然徒罪天下之溺於佛則是坐視斯人失其性而死耳

樂適曰曾子之學堅定明篤雖神已離形而不變異死生若一然且改過甚勇以正為終是後學鑒照準程處也

大戴禮記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微乎吾無夫顏氏之言吾何以語汝哉然而君子之務盡有之矣夫華煩而實寡者天也言多而行寡者人也鷹鶽以山為卑而曾巢其上魚鼈黿鼉以淵為淺而蹷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餌也是故君子苟無以利害義則辱何由至哉親戚不悅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

小者不審不敢言大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歿雖欲孝誰為孝年既耆艾雖欲弟誰為弟故孝有不及弟有不時其此之謂與言不遠身言之主也行不遠身行之本也言有主行有本謂之有聞矣知身是言行之基可謂聞矣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於他在加之志而已矣與君子遊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遊貸

乎如入鮑魚之次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君子慎其所去就與君子遊如長日加益而不自知也與小人遊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吾不見好學盛而不衰者矣吾不見好教如食疾子矣吾不見日省而月考之其友者矣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檀弓子張病名申祥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注申祥子張子欲使執喪成己志也死之言澌也事卒為終消盡曰澌

陳祥道曰君子小人曰終曰死之別蓋言人生斯世當盡人道君子之人人道既盡則其死也為能終其

事故以終稱之若小人則無可盡之道只是形氣消盡故稱之曰死終以道言死以形言子張言庶幾者蓋以平生持身唯恐有不盡之道今至將没幸其得以盡道而終故以為言亦猶曾子知免之意觀其將死喜幸之言足以見其平生恐懼之意正學者所當用力也注以為欲使成志不可曉

黃榦曰君子盡人之道而異乎物故曰終小人非盡人道則物而已故曰死曲禮於大夫曰卒於士曰不祿於庶人曰死與此同意子張之病自以庶幾於君子之終而不為小人之死者蓋使申祥觀其行以自勵而已

胡銓曰終謂以禮終始

游酢曰古之學者貴乎行己而無愧怍其死也貴乎得其正得其正謂死於牖下且不死於婦人之手也

觀人之法不觀於無事之時而觀於患難之際不信其平居之時而信其將死之日苟行已無愧怍將死而得其正是得其死者也苟得其死在君子為得其終在小人為得其死雖有君子小人之辨然皆學者之道也庶幾者謂庶幾乎學者之道也觀成王之顧命則知成王所以學於周公之道觀曾子子張之言則知曾子子張所以學於孔子之道

緇衣葉公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

葉夢得曰大臣則牧伯也其與之計議未定亦不可以小謀敗之近臣則四輔三公也其與之論道而有為亦不可以遠言間之外臣則諸侯也其與之同守天下以經理邦國亦不可以内寵圖之盖任賢不貳則賢者得以盡其效故大臣不敢謀則無怨於心近臣之言無間則不敢非其上外臣之議得以自通則不蔽於下與智者謀之而不智者議之是以小謀敗大作也寵嬖妾而疾惡有禮之后是以嬖御之臣疾莊后也昵佞臣而惡用莊謹之卿士是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也盖小謀敗大作則不足以尊賢嬖御人疾后則不足以治家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則不足以治國此葉公所遺於後世也

陸佃曰此顧命大夫卿士之詞也故其卒篇稱大夫卿士云變夫人言后其流盖及上也顧命如此忠教之至也盖是時徐楚亦僭稱后

漢書何並傳並疾病名丞掾作先令書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葬為小椁亶容下棺

後漢書列女傳陳文矩妻穆姜年八十餘臨終敕諸子曰吾弟僧度智達士也所論薄葬其義至矣臨亡遺命賢聖法也汝曹遵教勿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諸葛亮集遺表臣賦性拙直遭時艱難興師北伐未獲全功何期病在膏肓命垂旦夕伏願陛下清心寡慾約己愛民達孝道於先君布仁心於寰宇提拔逸

隱以進賢良屏黜姦讒以厚風俗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四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别無調度隨時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盈財以負陛下也

魏書中山恭王衮疾困敕令官屬曰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絶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以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

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也接大臣務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諭之諭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

以忠貞事太妃以孝敬閨闈之内奉令於太妃閫閾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乃心以慰予靈其日薨

南齊書顧歡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魁死日葬於剡山

陳書周弘直遇疾且卒乃遺疏敕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而好生之情曽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絶已後須買市中見材材

必須小形者使易提挈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麄香爐而已其外一無所用

唐書李大亮傳寢疾帝親和藥驛賜之臨終表請罷遼東役又言京師宗廟所在願以關中為意就藁歎曰吾聞男子不死婦人手命屏左右言終卒

高儉傳遺令墓不得它藏惟置衣一襲與平生所好書示先王典訓可用終始者

姚崇傳崇析貲産令諸子各有定分治令曰比見達官之裔多貧困至銖尺是競無論曲直均受嗤詆田宅水磑既共有之至相推倚以顛廢陸賈石苞古達者也亦先有定分以絶後爭昔楊震趙明盧植張奐咸以薄葬知真識去身貴速朽耳夫厚葬之家流於俗以奢靡為孝令死者戮尸暴骸可不痛哉死者無知自同糞土豈煩奢葬使其有知神不在柩何用破貲徇侈乎吾亡歛以常服四時衣各一稱性不喜冠衣毋以入墓紫衣玉

帶足便於體今之佛經羅什所譯姚興與之對翻而興命不延國亦隨滅梁武帝身為寺奴齊明太后以六宮入道皆亡國殄家近孝和皇帝發使贖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嬰裏戮為天下笑五帝之時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致仁壽無凶短也下逮三王國祚延久其臣則彭祖老聃皆得長齡此時無佛豈抄經鑄像力邪緣死喪造經像以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經與像何所施為兒曹慎不得為此

席豫傳疾篤遺命三日斂斂已即葬勿久留以黷公私
資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
李夷簡傳將終戒毋厚葬毋事浮屠毋碑神道惟識墓
則已世謂行已能有終始者
李翺韓文公行狀公屬纊語曰某伯兄德行高曉方
藥食必視本草年止四十二某疎愚食不擇禁忌位
為侍郎年出伯兄十五歲矣如又不足於何而足自
獲終於牖下幸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可謂榮矣

皇甫湜韓文公神道碑遺命喪葬無不如禮俗習相傳畫寫浮圖日以七數之及據陰陽所謂吉凶一無污我

曾鞏撰林逌傳卒年六十一臨終有詩云湖上青山對結廬亭前脩竹亦蕭疎茂陵他日求遺草猶喜曾無封禪書

宋祁撰孫宣公奭行狀夏五月疾篤戊子移居正寢命子孫曰明日午中吾當逝矣且吾在仕塗四十年

訖無悔尤乃今奉遺體終牖下君子其以我為知命

口占遺奏初不以家事為言又謂子瑜曰逮吾屬纊

當無內姬妾獨若與諸孫在庶不死於婦人之手

歐陽修撰王武恭公德用神道碑公以疾甍於家遺

言曰臣有俸禄足以具死事不敢復累朝廷願無遣

使者護喪無厚賻贈

歐陽修撰楊諫議偕墓誌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示

其子忱慥而授以言曰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

天下之至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為陛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唯陛下用臣言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

范鎮撰宋景文公祁神道碑公自鄭州移疾還京師明年夏四月疾益侵召門弟子范鎮謂之曰疾病者既死母受贈典毋丐子孫恩毋請謚毋立碑我雖戒諸子恐其弱不能聞於朝子其為我達之粤五月丁

酉公薨

司馬光撰張恭安公存墓誌年逾八十耳目手足皆聰明輕利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

王安石撰曾諫議致堯墓誌公疾不起遺戒曰毋陷於俗媚佛事鬼以汙我家尋卒

宋史邵雍傳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言召子伯溫

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爾
程子記邵先生遺事邵堯夫臨終時只是諧謔須臾
便去他疾甚革頤往視之因警之曰堯夫平生所學
今日無事否他氣微不能答次日見之却有聲如絲
髮來大答云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亦只得依你說是
時諸公都在廳上議後事他在房間便聞得諸公恐
喧他盡出外說話他皆聞得有一人云有新報堯夫
問何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謂收却幽州也以他人

觀之便以為怪此只是心虛而明故聽得也問堯夫未病時不如此何也曰病後氣將絕心無念慮不昏又問釋氏亦先知死何也曰只是一箇不動心釋氏平生只學這箇事將這箇做一件大事學者不必學他但燭理明自能之只如堯夫他自如此亦豈嘗學也

孫奇逢理學宗傳堯夫七月初四日大書詩一章生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客問年幾何六十有七歲俯仰天地間浩然獨無愧以是夜五更捐館

蘇軾撰趙清獻公抃愛直之碑公將薨晨起如平時子屼侍側公與之訣詞色不亂安坐而終

曾肇撰彭待制汝礪墓誌得疾草遺表家人怪之公笑曰此何可免作詩貽其子終於正寢

橫渠先生遺事横渠再移疾西歸過洛見二程先生曰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行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及旦視之亡矣門人衰絰挽車以葬

伊洛淵源伊川先生年譜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

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力疾儆視曰道着用便不是其人未出寢門而先生没　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

呂宣義大鈞行狀君既感疾一日命内外灑埽齋居冥然若思久之客至問安交語未終而没

李籲劉博士絢墓誌君跬步不忘學既病謂予言曰每脊悶時正坐端意氣即下平居時養氣可恕乎同

舍呂與叔過問疾君曰死生常理無足言者獨念累吾親耳

王曮撰吳武順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王之未病也呼其幕客曰為我草遺表客曰郡王安寜如此何遽出不祥語王曰死生之機默存吾胷中人安得知君第為之止直書其事且曰願陛下毋棄四川毋輕出兵又先數日封遺事付其家令毋啓之薨之日啓封則家廟等數事語不及他

朱熹撰張忠獻公浚行狀公薦享祖考旣奠而跌公起嘆曰吾大命不遠矣手兩家事付兩子且定祭祀昏喪之禮俾遵守曰喪禮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嘗相國家不能恢復中原盡雪祖宗之耻不能歸葬先人墓次卽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猶爲餞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銘二十六日始寢疾二十八日晡時命子栻等坐前問國家得無棄四郡乎日暮命婦女悉去夜分而薨

趙雄撰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勲之碑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迺上表謝事悉名故人列侯勉以忠義大節焚逋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八月四日薨於私第之正寢

朱子大全劉子翬屏山先生墓表先生始得疾即入諸家廟泣别母夫人前徧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名珙付以家事指示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為計久遠

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侍疾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接佛老子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熹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

承事郎潘景憲墓誌君卒時年五十七病不伏枕比終猶斂襟端坐而沒

敷文閣直學士李椿墓誌病革題詩一章以示諸子沐浴正衣巾而逝

陳師德墓誌於其疾之革也公夫人往視之謂曰死生有命汝所知也師德拱手對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顧其兄屬以學問修身之意越夕而逝

何叔京墓誌君疾病名子弟教戒一以義理終不及家人生産事獨曰治喪以禮勿用浮屠鬼教亂吾法而已

曹建墓表君知病不可為猶書其牖曰未死之前不可自棄遷善改過自是愈篤死之日起正衣冠危坐如平日語其弟廷曰吾雖甚病而學益進此心瑩潔無復纖翳如是而死庶幾可以言命矣語訖就枕未安而沒

程端蒙墓誌方疾革時手書来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早就羣書以竢来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

朱熹傳疾且革手書屬其子在及門人范念德黃榦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為言翼日正坐整衣冠就枕而逝

朱子節要先生疾革訓門人曰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習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

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理學宗傳陸象山先生傳一日謂女兄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施以没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雪雪降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命具浴浴罷易新衣幅巾端坐而逝

尹焞傳疾革時督門人問學曰有疑便問病亦不妨盖純至如此

許衡傳病革值家祠祭起奠獻如儀既徹家人餕怡

怡如也顧語其子曰我平生為虚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死慎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處足矣遂卒

胡長孺傳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久一日具酒食名北鄰別云将返故鄉門人曰先生精氣不衰何云反邪長孺曰精神與死生無涉至夕喘忽止子駒排户視之則正衣冠端坐逝矣

陳樵傳家燬於兵寓子壻王為家留六年病且卒默

坐一室不食飲踰日縣令遣人以醫來視麾之去曰
吾年八十有八死可矣翛然而逝
王守仁傳先生以疾劇上疏請告踰梅嶺疾甚門人
周積為南安推官來問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
元氣耳晚泊清龍鋪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
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
頃之瞑目而逝
羅洪先傳疾作子世光適赴省試家人問何言答曰

皃歸但語以奠厥窮窮固自好諸生環侍以意示令扶起危坐正巾斂手端然而卒

陳龍正學言詳記壽富康德四福備矣而必以考終命足之死也而以為福箕子為萬世人破惑消貪於斯為至徵是人將以不死為福矣夫考終命豈易言哉桎梏死非考也畏厭溺非考也伯牛之疾非考也卒疾顛蹶非考也久疾沈纏非考也即採薇剖心之清貞大節非考也蓋可以為德不可以為福惟建極

之世康強之身氣漸竭而無所痛苦神長清而無所擾亂恬然以逝是乃足以終平生之四福

羅近溪汝芳傳戊午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具衣冠禮天地祖考畢端坐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明日為九月朔盥櫛出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微飲拱手别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許之次日披出中堂整衣冠端坐而逝

兩浙者僭傳趙撝謙為瓊山縣學教諭卒於番禺將終以書别瓊山弟子曰太虛之中不能不聚而為人物人物又不能不散而還太虛其聚其散皆理數相推不能自己豈有所為而為者予之身在太虛中如水為氷而今將為水矣水與氷時為之何所留亦何足戀聽其自然可耳

讀禮通考卷三十九